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三十五回 何仙姑奉旨入世 趙公子糾眾調情

卻說仙姑回洞，把收伏神牛之事報告上元夫人。夫人笑道：「恭喜之至，此雖小事，也算師妹初次出山第一件功勞也。」仙姑笑謝道：「不是師尊和姊姊垂救，一條性命老早歸到地府去了，還有什麼功勞可言呢？」說罷相與一笑。仙姑因先去土地廟，著土地派鬼卒們送回吳大戶，又給一丸丹藥，令交大戶吞服，可以回魂健體。土地領了法旨，自去遵辦。仙姑又回洞府，方從夫人受了許多防身之法。他是絕頂聰明之人，一說便會，一會便已記得。夫人大喜道：「賢妹如此靈悟，了道之期不遠也。愚姐謹在天曹恭候指日高升。」仙姑感激拜謝。夫人命侍女去吳家收回鐵沙，因見仙姑再三贊揚這粒鐵沙，因慨然奉贈道：「此後如遇強悍妖精，即可用此物制他。」仙姑越發大喜，便問此沙何名。夫人道：「論這沙質，說來不值一笑，真正就是那尋常所見的鐵沙，不過經我一番煉制，才有那些小小變化，其實真沒什麼價值的。」仙姑笑道：「仙家至寶，盡有不值一文的，若都如師姊所言，計貨評價，那都變成舊貨攤上的物品了。」夫人也微微一笑，於是叮囑了幾句，告辭而別。仙姑送過夫人，仍在洞中修道。先把夫人所傳各種法術練習得熟而又熟，轉眼之間，又過有□年光景。玄女果然帶同上元夫人等幾個弟子降臨石室，又傳了他許多變化之法，仙姑都能領會。玄女吩咐：「可即下山一行，現在是秦朝天下，秦皇嬴政□分殘暴，不久群雄紛起，四海騷擾，帝位將歸劉氏，真命天子已出在沛縣。爾師兄李鐵拐、張果等都已奉師命下山救人苦難，點化有緣之人，並有一人謫降塵世，亦將修成正果，你此番下山都可相會。還有許多事情，該在你手中成就的，總該用心辦理，不得大意，也不用膽怯。這是你自己功果前程，所關重大，你要格外當心才好。」仙姑一一領旨。玄女又賜他丹砂□粒，功能回生起死；玉瓶一個，可以裝人魂魄；金針一枚，能立化成千萬，刺人眼目。又堅囑道：「三件法寶惟丹砂是救人仙丹，如遇有緣之人病在危急或身受重傷，甚或死已三日，但如身體不爛，只消半粒下去，立能還魂祛病，傷痕痊癒，再進半丸，可以回覆康健。但也不是人人可以贈送，須知人之壽算都有一定，除了有大陰德、大功行的善男女，一點不能展緩。所謂閻王注定三更死，決不相留到五更也。我說這話並非專指丹砂而言，也是教你行德救人須先考察那人是否當救，救了他能否不違天意。可見『行善』兩字也並非容易之事啊！要是不然，天下之大，每天都要死去幾人，你縱有萬分慈悲之心，豈能人人援手，使他益壽延年；再則何處去找這許多起死回生的丹砂呢？」仙姑聽了，覺得此話為平時意想所未到，也知玄女垂訓之意，因本人心大熱、性大慈，往往有不問事實的是非利害，但憑一時悲憫之懷，不惜犧牲自己幸福搭救人家，即如上次吳大戶家之事，前據上元夫人勸戒之言，正是一個例子。玄女此訓自然還是對症而下的要藥，不過借丹砂之用處隱約示戒罷了。

當時上元夫人侍立一旁，聽到這幾句時，不覺對著仙姑抿嘴一笑。仙姑益發深信玄女之言有為而發，因即稽首有聲，默默惻惻地說道：「師尊法旨，弟子安敢違忘。此番下山，自當格外小心在意，時時刻刻把法旨放在心頭，不但為非作歹之壞事萬萬不敢胡為，就是濟人利物的好事，弟子也務要審慎再三。弟子功行淺薄，雖不能斷定誰當助、誰不當助，誰應救、誰不應救，但以一己良知為準，參以天理人情，處以不即不離、不卑不亢的辦法，敢則師尊也一定可以嘉許弟子的。」玄女見他如此誠摯，不覺喜笑道：「如此很好，我的公事太忙，不能時時下凡指點，但遇緊要關頭，我必未卜先知，如須指正去處，定著你師兄輩前來指導於你，你倒可以不用擔憂了。」說罷，又承上面言道：「頭先所說那丹砂之用宗旨只在救人，救人不得其當，雖然違天有咎，究竟天心最仁，凡遇為善之事，縱有處分，決不甚重。若所賜瓶、針二物，那是完全害人殺人的東西，不管事之是非，當你施用之時，自己必先有了殺人害人、惟怕人不能受你殺害的念頭，那是一定之理，此等念頭總之稱為惡念。我修道之人本以救世濟難為本，若因安良之故，不得不先除暴，在事雖然有功，在你自己良心上還是不能不先引咎自責的，何況舉動偶乖，殺害過當，甚或傷殘正正當當的君子，那麼負罪之大更不消說，真是為善不能相抵的事情。一旦身遭天譴，就是我也不能相救，你看可怕不可怕呢！所以這等東西可以不用，總以深藏為是，如至萬不得已或是不害人必害你，彼此相持，生死存亡間不容髮的當兒，那就沒有別的辦法，只好拿來一用。然而心中還要時時存著得放手且放手，宜解冤莫結怨的主見，能留一分餘地也未嘗不是你的積德。如遇有道之士或妖精已成氣候，不少苦功之輩，更須念他修到此等地步不是易事，如可成全，不但不許殺害，還當苦口婆心導之於正或者就收在身邊，做自己的徒弟，未為不可。但有一言交代，收徒傳道更是非常危險之事，徒弟行為的好歹，存心的邪正，都得你師父負其責任，不是胡亂幹得的，這層更該深切注意才是啊！」

一番話說得仙姑心驚神變，拜伏於地說：「弟子年幼學淺，作事全無經驗，承師尊鴻慈高厚，愷切指導，才知修道門中，除卻本身苦行，還有多少危險可怕之事，真使弟子戰兢戒懼，益發不敢胡說亂為，自取罪戾了。」玄女即令起來，笑而慰之說道：「修道人第一要大膽，膽小之人惡固不為，善亦難成，吾輩立身天地外，須把天地間應做之事儘量放到自己肩膀上去，一味畏葸，便成懦夫，反不是修道人徑了。總而言之，處事要慎重，達到使用法術之時，尤其要□分小心。但所謂慎重小心，決不是教你畏葸怕事之意，像你這樣聰明，此中道理還有什麼不懂？不過我想，因你初次下山，不但沒有當過大事，實在連人世上許多小事，其中不少機械變詐的，你也未曾閱歷過，如何能夠完全勘透？稍一疏忽，就會上當不輕。所以一再告誡於你，也是格外慎重，特別小心之意。你既懂得此理，還望能夠施之行事，不要口中說得好，心裡想得，到做起來時就完全忘了這些關係，那就吃虧太大了。」玄女說一句，仙姑應一句，說完了，仙姑又恭恭敬敬的叩了幾個頭，玄女便帶著眾仙和侍女走了。

仙姑因和土地交情很好，數年來也多承他的關切照料，特地親自上門道別。土地聽說仙姑就要遠行，□分依戀。仙姑安慰了一番，方才攜了玄女所賜的寶貝，一身道姑打扮，渾身上一色全白，越顯得清雅高潔，絕非人間凡豔可比。他回到洞中，用符咒鎖住洞府，然後駕雲而起。因師尊說現在的皇帝叫什麼嬴政的，殘暴不仁，虐害百姓，心中想去瞧瞧究竟是怎生一個德賴的皇帝，看那被虐的人民中可有有緣之人，能得救度幾位也是一件功德。想定主意，便捏訣召來一位土地，問他皇帝建都所在，路徑怎樣，如何走法。湊巧來的是一个積世有識的老土地，很能知道些前朝後代興亡遞嬗的故事兒，見仙姑這般請教，居然不憚辭費的和他講說了一篇。仙姑覺得聞所未聞，倒也聽得有味。土地又把前去咸陽的路徑、方向詳細的告訴了他。仙姑再三道謝，別過土地，一陣快雲趕到咸陽，揀那人煙繁盛之處按下雲頭，又怕惹人注目，卻先化作一個小小飛蟲，飛下平地，趁人不見，方化回原身。

這時天剛正午，卻是初春天氣，天色晴和，不寒不熱，正是人生行樂最好的時候，也是百業開始的當兒。仙姑在那京城大街之上往往來來走了幾趟，見那店舖中人和路上賣物買物，為公為私，各色來去人等，沒一個不是面含愁苦，眉結不開，好似都有什麼心事似的。仙姑歎道：「聞說君明臣良，百姓安樂，如今既有暴君，人民自然遭殃，還能開心得出麼？」於是走至一條僻靜去處，找到一座寺觀，卻起造得□分考究，那是秦皇因要求仙訪道，特地造下許多道院，以求見好於仙人的意思。仙姑走到裡面，當有一位老道出來招呼，仙姑說明借宿之意，老道見他如此美貌，禁不住上下打量了一番，似乎有些懷疑的光景。仙姑笑道：「道長盡瞧貧道則甚，難道疑我不是好人麼？」老道忙陪笑說：「不是這麼說法，實因道友年輕美貌，正該在人世中享受大福的時候，為什麼無端走到這條方外的路子來？小道並非多管閒帳，此中卻也有些原因在內，不敢不在道友面前先行陳明，免得將來招禍。」仙姑詫異道：「人各有志，不能相強，照道友高見，難道說年輕有色的女子就注定該去享那人間福份，不能出家修道嗎？只怕天下沒有這個理兒。」老道笑說道：「原來道友還沒明白小道意思。道友既至敝觀，想來沒曾用飯，就請先到客座內進些點心，容小道將為難苦衷緩緩奉告，道友才知小道不敢相留者，實是一番好意啊！」仙姑心中□分納悶，只得跟定了他，一同走到後面一間小小客房內。

老道自說：「此地叫清虛觀，本人是觀中掌院，觀中有法師□餘位，其中不無深通道法之人，更有一位姓費名長房的，乃是真正天仙之徒，法力尤其高妙，遠非他人可比。這□餘位法師都住在觀中，受宮中的供養。這觀建造不到三年，前兩年原極平安，不

道今年正月初上，忽有趙公公的公子托侍他老子勢力，知道觀中都有大家閨秀前來拈香，常常帶領一批青皮光棍、無賴少年，以求仙訪道為由，見有美貌女子，不問是什麼出身，一聲暗號，眾人動手就搶，也有尾隨出觀，看他回至何處，再行設計劫取的。總之是好姑娘，除非見不到眼，一經碰到，沒有不著他道兒的。那些姑娘有怕死貪榮的，少不得順從了他，當時也可得他些好處，過了數天，另得新人，也就丟到腦後去了；有那大家國媛、名門淑女不肯隨便失身的，往往被他打得體無完膚，甚至累及一家長幼不得平安。這等事情，這月把工夫已出了有六七件了。小道因見道友如此美麗，真和天上仙人一般，況在青春妙齡，以小道目光看來，以前幾位受害的小姐姑娘，沒一個比得上道友的，他們尚且不免，何況道友？

「我再說句不怕得罪的話，那趙公子就是當今皇帝身邊趙公公，稱為『站著的宰相，諱高的公子，如今世上人還有他那麼大的勢派麼？人家多少貴小姐、闊奶奶都上了當了，道友是出家之人，和小道輩一般，那裡說得上勢派二字。所以我替道友想來，住在此間，別的倒不致委屈，就怕趙公子到來之時，道友修真之體、貞潔之身未必有法自全，豈不可怕，豈不可惜？道友還請三思而行。小道行年九□，一生不說謊言，道友還請勿疑。」仙姑聽了倒也感他厚意，但自己正要調查秦朝君臣狼狽作怪情事，以便隨時可以救人拯難，既有這等壞人，正苦尋找不到，豈可捨之而走？因又笑謝道：「道長盛情，人非草木，豈不知感，哪有顛倒見疑之理！但不瞞道長說，貧道幼遇異人，傳授些小道法，雖不能怎樣欺侮人家，至於自全生命，保衛身體的力量，自信還有幾分把握。道長但請指定一間小小的房子，給我暫時歇足，趙公子來時，要是避得過時，可不正好！萬一為他所見，貧道自有法子使他知難而退也，決不願輕開戰鬪，損傷他的毫髮肌膚，至累貴觀和道長為難也。」老道見說，愕然半晌，又不住的打量了他幾下，忽然欣喜起來，道：「我觀道友滿面秀氣，不是常人所能，況且恁般美色，小道九□多歲的人，今兒才算初見，頗疑凡間無此容顏。今聽道友所言，莫非正是天上真仙下凡，遊戲人間麼？若果如此，休說趙公子乳臭之輩不足害怕，就今秦……」

說到這個「秦」字，忽然噤住了口，不說下去，忙向四面一望，見沒有什麼人，方才把舌頭一吐，自己呸了一聲，笑道：「這是什麼時世？這是什麼地方？年紀活到九□多，還這般愛多嘴舌，明兒惹出禍來，倒怕這眼前的真仙未必肯來相救呢？」說罷又是「嗤」地一笑，那張雞皮墨黑的老面皮驀地由黑而青，由青而紫，顯出一種非常媚媚的樣子，側著身向仙姑笑道：「道友，可是麼？」仙姑見他忽而多言，忽而自責，忽又轉出這麼一副腔調，真忍不住呵呵大笑起來。因他不肯再說，情知京師之內箝口極嚴，宮中必有明偵密查之人，所以使人怕得這個樣兒，因想起古書「防民之口甚於防川」兩語，不覺為之歎息。老道也不再和他胡纏，當時喚起一個打雜的，著他送仙姑到西首偏房內安歇，又告訴仙姑，倘要什麼使用的東西，盡管向這打雜的要。仙姑再三感謝，隨著打雜的出了客房，向西而行，一面走，一面卻記得道人所說的有道行的法師，不知是哪幾位，究有什麼本領；如果有高深道術，自己大可前去一會，請教幾句，也算此行一樁很好的機遇。

正在想得出神，驀聽得後面一陣男子嘻哈追逐之聲，不禁回頭一看。啊呀呀，壞了，壞了。原來這班人正是老道所言趙公子和他身邊的一群走狗，此時剛巧來觀，一進大門，就有幾個湊趣討好的道人將觀中新到一個絕色女冠，相貌如何的豔麗，身材如何的整齊，皮肉如何潔白，頭髮如何烏黑，真個是天上少有、人世無雙的人才，比到公子這麼久所得的幾位美人，真要勝過不曉多少倍兒。現由老道人陪往客座中去。公子快去，必能相見。公子聽了，喜歡得跳了幾跳，忙著飛也似趕到客座，正值老道送出仙姑，在那裡督率一班傭人收拾客房。公子一進門，不見所聞的美人。走狗中有名魏應琴的，不等公子開口，趕上兩步，將老道道冠一撮，隨又將他道衣的領子一拖，喝道：「兀那老東西，你把咱們公子爺的天仙美女弄到什麼地方去了？」老道正在指揮傭人，心不外馳的時候，經他這一來，早唬得把個鞠躬如也的身子往上就是一跳，急回頭見是公子等一班兒，慌忙陪出一面孔笑臉，打個躬，唱個大肥喏兒，躬身回對道：「公子們可問的是方才來觀的那位女道友嗎？」公子等見他那副形景，一個個拍手歡笑，聽他這句回問，公子便忍住笑說道：「一點不錯，方才不是你招待進來的麼？有那樣好東西，也不寄個信給你公子去，還等我親來查考，你又把他藏在什麼地方去了？這不該活活打死麼？」老道把舌頭一吐，笑道：「公子倒說得好輕鬆話兒，老道九□多歲的人了，兩隻腿哪裡還肯替我這窮心辦事？原打算把他留在觀中，將他房間佈置好了，再行進府稟報去呢！想公子有這麼大的洪福，用不著老道放屁，早就得了耳根神的報告，馬上趕了來了，如此神速的手段，教我這奄奄一息的老廢物怎能來得及咧！」一番話倒把公子說得大笑起來，忙命魏應琴快放了手：「這位道長是好人，不要和他惡玩笑，這麼大年紀了，那禁得你這一嚇，明兒嚇出毛病來，一場命案官司，我公子是不來管你的。」眾箴片聽了，大家哄然一笑，只把個老魏說得擡起兩片尖嘴子，自己咕噥了一陣，也就罷了。於是老道又派起一人說：「陪同公子和幾位大爺快去找那新來的神仙美人去。」公子一聽「神仙美人」四字，不覺又失笑道：「你看這個老貨，活到恁大年紀，還是那般騷勁兒。」說罷，也不再理會老道，帶定眾人隨著派去的人一窩風趕了出來，向西追那何仙姑。

仙姑一則心有所思，二則也要瞧瞧觀中景物，也且萬料不到這個時候剛巧會碰著這位冤家太歲。正在一步步閒遊過去，但聽唵哨一聲，眾走狗一擁而上，在仙姑前後左右繞個柁柁兒，團團圍住。仙姑雖有道法、有膽識，對此突如其來的橫暴，倒也不免為之一嚇。未知仙姑如何受窘，請看下回分解。